·师资培养·

利用童话故事进行 TBL 师资培训的实践:以高雄医学大学 TBL 培训为例

施菊花[1]　朱海燕[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　200025;[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务处　200025

通信作者:朱海燕,Email: zhuhaiyan@shsmu.edu.cn

【摘要】　本研究结合笔者在高雄医学大学接受 TBL 师资培训的经历，回顾利用童话故事进行 TBL 师资培训的具体方法。童话故事案例的选择要考虑受训教师背景,且要尽量满足科际整合性课程的需要。案例编辑与出题要体现 TBL 预读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另外，本研究就利用童话故事进行 TBL 师资培训的心理机制、培训优势、培训难点以及普及度作一探讨。

【关键词】　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　童话故事；　师资培训

【中图分类号】　R-05

DOI:10.3760/cma.j.issn.2095-1485.2019.12.019

Fairy tales for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for team-based learning: inspiration from the team-based learning training in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Shi Juhua[1], Zhu Haiyan[2]

[1]The Clinical Skill Experimental Teaching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25, China; [2]Department of Teaching Affair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25,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u Haiyan, Email: zhuhaiyan@shsmu.edu.cn

【**Abstract**】　Based on the author's experience in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for team-based learning (TBL) in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this study reviewed the specific methods of fairy tales in the training of TBL teachers. The selection of fairy tale cases should consi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inees and try to meet the needs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ed courses. Case editing and questions should reflect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TBL pre-reading. In addition,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training advantages, training difficulties, and popularity of TBL teacher training based on fairy tales.

【**Key words**】　Team-based learning;　Fairy tale;　Teacher training

DOI:10.3760/cma.j.issn.2095-1485.2019.12.019

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team based learning, TBL)是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由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商学院的 Larry Michaelsen 博士首创的新式小组讨论教学法,他希望在大班课堂中获得小组学习的好处[1]。

TBL 大致的流程依次包括 TBL 教师课前教案审查、课前预备、个别测验、团队测验、学生申诉、教师重点讲解、应用活动、同僚互评。课前教师对教案的审查重点一般是预读资料是否适合、导读是否充分、考题是否适合、重点讲解与应用活动是否适合。课前预备包括教师预读资料的发放、学生预读。个别测验是测验学生来上课前本身的准备程度,考题出自课前预读资料,以基本、记忆性的知识为主,让有准备的学生立即得到回馈。团体测验借由小组的讨论,让学生学习同僚的思考方式。在申诉环节,学生对于有疑问的考题,可以提出申诉,也是一种师生

互相反馈的活动。在这个环节,学生申诉的具体内容是开放性的,比较考验教师的专业功底、综合知识和临场应变能力等。重点讲解课前预读资料和考题中的疑难之处。应用活动是让学生将课前预读资料与考题所学的知识及概念应用于实际状况或临床案例中,借由小组学习,训练高层次的思考。同僚互评指的是同组学生对除自己以外的其他组员进行学习贡献度评分。TBL 强调个人自我管理及对团队的贡献,以加强学习的成效。小组成员准备越充分,互相讨论达到的学习成效越好。

TBL 教学不需要庞大的教师队伍和大量教室,相对来说比较适合中国国情。所以,我国 2000 年以后有不少医学院校逐渐引入了 TBL[2-5]。但是 TBL 对教师的要求比较高。教师必须是该教学内容的专家,师生之间要经常且即时地互相反馈,对教师的综合知识和控场能力是极大的挑战。所以,优质的师资培训是 TBL 成功开展的前提。2017 年 11 月本校 17 名教师赴高雄医学大学进行 PBL 和 TBL 培训,获益匪浅,尤其是导师用童话故事为案例进行 TBL 培训让人耳目一新。

1 案例选择的背景

在高雄医学大学的 TBL 培训以工作坊的形式开展,主要包括 TBL 简介、实地上课观摩、实例演练。培训导师在演练 TBL 时,受训者充当学生身份,体验真实授课过程。因每个受训者的专业背景不同,有的来自临床,有的来自基础,培训导师较难选取适用每位受训者的专业案例;且培训目的主要是为了介绍课程形式及注意点,并不过分要求上课内容。基于这两点考虑,高雄医学大学创设了利用大家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作为上课案例来演示 TBL。

2 童话故事案例的选择

导师在进行 TBL 培训的前三天,即提供了课前预读资料《白雪公主》,熟悉而疑惑,这样的案例怎么来做 TBL 呢? 预读之后发现,这是一个在受训者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上做过修改的版本,只有做过预读的人才能答对课上的试题,体现 TBL 课程预习的重要性。通过课初 15 min 的答题,发现该案例实际上是一个科际整合性课程可以应用的 TBL 案例,因为它涉及英文阅读、心理学、历史与文化、生理学、组织学、毒理学等。课后的分享会上,导师介绍了他选择一些童话故事及设计试题的考量。他认为选择的故事尽量要满足科际整合性课程的需要,能够挖掘出一些吸引具有医学背景的受训教师的医学和非医学要素,设计出受训教师感兴趣的试题,提高受训教师的学习热情,同时也体现始终围绕医学的培训主题。

3 案例的编辑与出题技巧

用大家都熟知的童话故事作为 TBL 案例,需要对具体内容及一些细节做修改编辑(也就是设置一些“陷阱”),否则就失去了预读的意义,丧失了 TBL 的精髓。就拿《白雪公主》案例来讲,导师将预读资料中大部分英文均以简单现在式来叙述而非过去时,白雪公主的父亲变成了王子而非国王,出题时着重选择改编过的内容加以测验,来考察受训者预读的情况,体现 TBL 预读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如之前介绍,TBL 课程中有个别测验和团队测验部分。两个测验部分均设置在课程开始,先是 15 min 的个别测验,随后是 25 min 的团队测验。个别测验主要是测记忆性知识。团队测验要借由小组的讨论,让学生学习同僚的思考方式。《白雪公主》案例中的个别测验题有 15 道;团队测验题有 20 道,前 15 道与个别测验题目相同,让学生互相检视、讨论自己的答案,末尾加入 5 道新题目,以延伸性、思考性题目为主,刺激小组学习。团队成员讨论统一好 20 道题目答案,由刮刮卡计分(图 1)。高雄医学大学 TBL 执行小组将个别测验和团队测验均设计用刮刮卡来作答,让有准备的学生立即得到反馈,以便于小组讨论以及后续的申诉。考题选项的次序安排需符合事先指定的刮刮卡标准答案。

4 结语

此次赴高雄医学大学培训的教师中,有三位教师在随后的一学期中运用了 TBL 教学,其他教师也在计划中逐步推进。在运用 TBL 上课的班级中,随机调查了一个 30 人的班级,有 25 名学生认为教师的 TBL 教学形式好。他们对这种形式都很感兴趣,上课非常投入,仅有 5 名学生对上课形式抱无所谓态度。上述 25 名学生中有的认为小组答题的形式很有趣,可以看到其他人的思路;有的认为一开始的小测验使他们对知识点记忆更牢; 有的认为通过 TBL 的形式可以对预习过的内容进行更加深入的拓展和回顾,有助于记忆,并且课题很活跃。甚至有学生希望教师今后继续进行 TBL 教学。可以看出,教师们在高雄医学大学受训后,运用 TBL 上课的效果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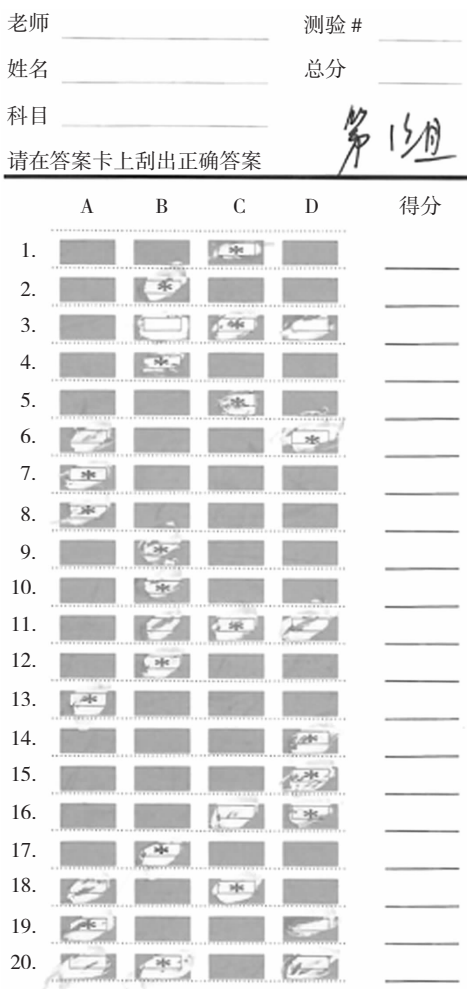


图 1　高雄医学大学 TBL 答题刮刮卡

4.1　利用童话故事进行 TBL 师资培训的心理机制

在科际整合性课程中，TBL 可以将原本看似无关的各学科重新组合、链接，以活泼、开放的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教师提供的课前预读教材，内容可以相当多元，借由个别测验与团队测验的考题，评量学生对相关学科融会贯通的能力。应用活动则可以用更具挑战性的题目来刺激学生脑力激荡。

4.2　利用童话故事进行 TBL 师资培训的优势

接受一项有价值的培训是脑力和体力的挑战，如果用非专业的童话故事作为案例，会让受训者在一定程度上放下心理负担，可以轻松愉悦地接受培训。另外，童话故事趣味性强，能够激发受训者潜在的学习热情，使受训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培训中，使培训事半功倍。正如高雄医学大学的蔡克勤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第 15 届亚太医学教育年会上发表的论文所述，使用童话故事可以帮助参与者轻松愉快地培养教学能力，帮助参与者了解开展 TBL 教学所需的基本要素和技能。将诸如童话故事这种创造性手段纳入教师培训设计中，可以有效提高教师教学能力。通过用童话故事等熟悉的阅读材料激发教师的培训热情，可以激发他们提高 TBL 教学技能的动力，达到更好的教学实践效果[6]。

用专业案例来培训，事先需要导师全套案例编写，耗时耗力。用现有的童话故事作为案例，仅做局部修改，可以减轻导师在培训前的准备工作量。

4.3　利用童话故事进行 TBL 师资培训的难点

并非所有童话故事都适合作为培训预读资料，需要导师根据培训需要进行遴选。根据预定的培训方案、培训对象、培训时间、培训场地来选择，也是需要用心考虑的。比如说，不同年龄层次的受训者对特定的童话故事的了解程度不同，如果一个受训团体年龄层次相差较大，那么在故事选择上就较难，需要培训导师有宽泛的阅读储备量。再比如，某特定培训时间范围内正巧有重大事件发生，在选取故事时可以着重考虑涉及相关因素的故事，那么更加能吸引受训者，培训效果更好，当然这也要考验培训导师选择及改编故事的能力。

4.4　利用童话故事进行 TBL 师资培训的普及

利用童话故事进行 TBL 师资培训是一项可以被普及使用的培训方法。TBL 培训的目的是让受训教师掌握 TBL 上课的方式和技巧，而并非他们的专业本身。所以童话故事案例可以适用于任何专业的 TBL 培训。而且，基于童话故事的广泛流传性和趣味性，受训教师对这种故事案例的接受度也高。再者，对于培训导师而言，选取现成的童话故事稍加改编，就能完成一篇培训案例的编写，可以相对减轻导师的工作量又不影响培训效果。当然，利用童话故事进行 TBL 师资培训有一定的难度，比如具体故事的遴选等。但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实践的反馈和经验的积累来逐一理顺的。另外，从高雄医学大学的培训数据来看，他们利用童话故事培训 TBL 总共进行过两轮，总计 52 位教师参与受训，94%的教师认为非常有帮助，满意度达 4.91 分(满分为 5 分)[6]。综上，利用童话故事进行 TBL 师资培训的普及不管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角度来看，都是可以实现的。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施菊花：提出思路，查阅文献，收集数据，撰写论文；朱海燕：论文写作指导及修改

志谢　感谢高雄医学大学医学系与后医系课程委员会 TBL 执行小组的培训指导；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谢庆文、夏小雨、薛佩提供的宝贵意见

·师资培养·

基于多样式集体备课的临床药理学师资团队建设研究

沈江华　闫素英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　100053
通信作者：闫素英，Email：yansuying10@sina.cn

【摘要】通过分析临床药理学教研室师资现状，设计与实施多样式集体备课；包括召开分层分级的教研室小组集体备课、探索微信集体备课等；丰富备课的内容，将授课技巧、授课策略、课件制作、挖掘学习者兴趣等均纳入集体备课范畴。上述尝试，加强了教学师资团队建设，促进了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同时，为规范多样式集体备课，后期拟进一步梳理集体备课流程及将评价结果纳入绩效考核等。

【关键词】多样式；集体备课；师资建设；临床药理学
【中图分类号】R9
DOI：10.3760/cma.j.issn.2095-1485.2019.12.020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faculty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based on multi-style collective lesson preparation model

Shen Jianghua, Yan Suying
Department of Pharmacy,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3,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Yan Suying, Email: yansuying10@sina.cn

【**Abstract**】A multi-style collective lesson preparation model wa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after analyz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teaching faculty in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参考文献

[1] Parmelee D, Michaelsen LK, Cook S, et al. Team-based learning: a practical guide: AMEE Guide No. 65 [J]. Medical Teacher, 2012, 34(5): e275-287. DOI: 10.3109/0142159X.2012.651179.

[2] 李晓南，池霞，童美玲，等. 儿童保健学教学中应用 TBL 模式的探索与意义[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0(3)：84-85. DOI: 10.3969/j.issn.1002-1701.2010.03.042.
Li XN, Chi X, Tong ML, et al. Team-based learning (TBL) in education of children health care: experiment and its significance [J]. China Higher Medical Education, 2010(3): 84-85. DOI: 10.3969/j.issn.1002-1701.2010.03.042.

[3] 景玉宏，尹洁，刘向文，等. TBL(Team-based learning)教学法在局解教学中的设计与评价[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0(9)：96-98. DOI: 10.3969/j.issn.1002-1701.2010.09.046.
Jing YH, Yin J, Liu XW, et al.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team-based learning (TBL) in teaching of regional anatomy [J]. China Higher Medical Education, 2010(9): 96-98. DOI: 10.3969/j.issn.1002-1701.2010.09.046.

[4] 高晓秋，马武华. TBL 教学法在西医外科学教学中的应用[J]. 医学教育探索，2010(9)：1230-1231. DOI: 10.3760/cma.j.issn.2095-1485.2010.09.028.
Gao XQ, Ma WH. TBL teaching method in education of surgery [J]. Researches in Medical Education, 2010(9): 1230-1231. DOI: 10.3760/cma.j.issn.2095-1485.2010.09.028.

[5] 胡兆华，郑霞霞，方仙桃，等. TBL 教学法的学生反馈意见调查与分析[J]. 西北医学教育，2010，18(6)：1143-1145. DOI: 10.3969/j.issn.1006-2769.2010.06.026.
Hu ZH, Zheng XX, Fang XT, et al. Survey and analysis of students' feedback on team-based learning [J]. Northwest Medical Education, 2010(6): 1143-1145. DOI: 10.3969/j.issn.1006-2769.2010.06.026.

[6] Ke-Li T, Meng-Fang T.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structional competence in team-based learning using children's fairy tale in teaching demonstration [C]. Singapore: The 15th Asia Pacific Medical Education Conference (APMEC), 2018.

（收稿日期：2019-01-11）
（本文编辑：唐宗顺）